

古城旧事

## 汾河滩上挖苜蓿

成石

前段时间,我到菜市场买菜,看到琳琅满目的各种蔬菜中,竟有苜蓿菜,绿油油的惹人馋,勾起了我挖苜蓿草的往事……

上世纪六七十年代,每到春暖花开时节,集市上并不像如今的菜篮子丰富,老百姓只能吃冬天留下的白菜和胡萝卜,有的人家还吃冬天腌下的酸菜。现在人们很少吃酸菜了,知道常吃酸菜对人体不利。可那时的春天没有新鲜的蔬菜,人们就开始吃地里野生野长的野菜了。

野菜中数苜蓿菜好吃,营养价值高,含有大量的铁、钙、钾、蛋白质和维生素,可以起到清热利尿和舒筋活络的功效,对改善糖尿病和降低胆固醇有一定的功效,是春天当之无愧的应季野菜。

那时,我家住在尖草坪街,城市哪有苜蓿菜让人们挖呢?有一天,一位老乡告诉母亲,说汾河堤坝上的树林里有的是苜蓿,就是路远,得骑自行车去。那年我已经15岁了,于是自告奋勇去汾河滩挖苜蓿,母亲开始还不同意,可看到家里没有什么菜,就同意了。

星期天,我带上同学栓柱一同骑自行车来到汾河堤坝。那时的汾河堤坝上都是参天的树木,汾河也水流湍急,果然,堤坝上树林里长着茂密的野草,其中就有我们要找的苜蓿菜。我们兴奋极了,这么多苜蓿菜足够我们挖了。我左手握住苜蓿菜的茎叶,右手握铲子,“嚓”的一声插下去,苜蓿菜便从沙土下的根茎处断开。两个多小时,我和栓柱整整挖了一口袋苜蓿菜,高高兴兴地回到了家。

母亲高兴极了,这几天可有菜吃了,还夸奖了我一番。



母亲会做好几道苜蓿菜。一是凉拌苜蓿:她把苜蓿菜择好,开水一煮,冷水里一泡,然后把它们切碎,凉拌了吃;二是蒸苜蓿菜饼:往切碎的苜蓿菜里加入面粉,用手和匀揉成圆饼,涂抹少许食用油和盐,放至笼屉上蒸熟吃;三是蒸苜蓿菜疙瘩,做法跟蒸菜饼差不多,放入面粉揉均匀,揉成团状或者窝窝头状,上锅蒸熟。吃菜饼和菜疙瘩时,母亲做了调汁,调汁里有蒜泥、油泼辣子、醋、酱油等调料。母亲端上苜蓿菜饼或者菜疙瘩时,我就迫不及待地拿起来,蘸着调汁,就上凉拌苜蓿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。母亲喝道,“平儿,慢点吃,别噎着。”我便细细地咀嚼着苜蓿菜食,那苜蓿菜的清香便久久地留在心间……

乡土记忆

## 立夏煮豆香

彭哲

“风暖人间草木香,一笺清浅入夏来。”立夏是春天的收尾,也是春天的收获。记忆中的这一天,奶奶总会精心煮一锅黑豆汤,充为立夏饭,让立夏过得有一种仪式感。

儿时,我随祖父母生活在乡下。立夏的前一天晚上,一家人围着筐箩择黑豆,把择好的黑豆洗净,泡水浸一晚上。早上醒来后,“皮肤”紧致的黑豆一个个饱满得像一个个胖娃娃。此时,奶奶往炕头的灶火里添几把柴草,一拉风箱,火苗直往上蹿。一会儿的工夫,大铁锅慢慢地由冷变热,最后发烫。然后她老人家把一大盆泡得鼓鼓囊囊的黑豆从水里捞出来,控干,倒进铁锅里,捏一小撮碱面,挥动锅铲上下来回地搅拌,吸饱水的黑豆被烫得“刺啦啦”作响,一个时辰后,豆子里的水分慢慢地被炒干,于是油光锃亮的豆子在锅里又伴着“噼里啪啦”的乐曲跳起了舞,颗颗爆裂,粒粒开花。

等把豆子炒熟了,再添一勺凉井水,一股白雾顿时从锅里升腾而起。往大铁锅里继续添满水,放入洗好的红枣,然后耐心地等待着开锅。开锅后必须得马上揭去锅盖,不然,碱水会溢出来。

旺火炒,文火煮,黑豆在锅里翻来滚去,一个多小时后,本已炒熟的豆子又被煮得绵沙绵沙的,汤稠如粥,汤色如墨,再加上红枣的点缀,让人不由得舌尖生津,食欲大开。熄了灶火,我们三兄弟眼巴巴地等着豆汤凉温。奶奶说立夏喝碗黑豆汤,一个夏天都不会中暑,也不会被蚊虫叮咬。虽说没有科学依据,但如今想来,这也是她老人家一番立夏祈愿吧。

等待的过程让人心急,我们三个馋猫不时地去瞅瞅铁锅的上方还冒不冒热气。终于等到奶奶说可以开吃了。碗里的豆汤再加上一勺稀缺的白糖,喝一口,香气四溢,嫩润甘甜,一碗刚下肚,全身舒坦顺畅。

印象中,煮豆子的那天格外漫长,奶奶不厌其烦地翻炒着,耐心地煮熬着,而太阳始终一副不紧不慢的样子。奶奶说立夏了,白天长了夜就短了,朦胧中的我默默地记住了立夏那天的情景。如今,每年的立夏我都要模仿奶奶的样子去煮豆迎夏,尽管黑豆在天然气灶上的铁锅里无论怎样炒煮,都还原不了柴火灶上煮成的浓稠绵软的黑豆汤,但我们依旧吃得津津有味,因为奶奶说过“立夏喝碗黑豆汤,一个夏天都凉爽”的话,我深信不疑。

难忘时刻

## 鸡蛋换书

刘琪瑞

上世纪70年代,鸡蛋在农村可是奢侈品,也是“硬通货”。那年月,在我们小孩子心目中,鸡蛋是好东西,它可以像钱一样流通,不仅可以换来生活必需品,还可以换回很多好吃的好玩的,比如小孩子心心念念的小人书,就可以用鸡蛋到货郎那里换来。

我第一次用鸡蛋换小人书,有点不光彩。记得那一次,听到货郎鼓“拨浪浪、拨浪浪”脆响,放了学的我和小伙伴围拢上来,看见货郎挑子里有好多崭新的小人书,便要求拿来看看。货郎自然是不给的,说拿钱买呀,没钱可以拿鸡蛋来换,一只鸡蛋就能换一本。我记下了小货郎的话,回到家,正遇到一只母鸡从柴草棚里钻了出来,“咯咯哒、咯咯哒”炫耀一番。我看看家里没人,便拿了两个红鸡蛋,一溜烟跑去找货郎,换回了两本小人书,一本是《鸡毛信》,另一本是《哪吒闹海》。

有了第一回就有第二回,我经不住图文并茂的小人书的诱惑,“偷”了好几次家里的鸡蛋去换书,而且巧的是我拿的鸡蛋大多数是家里那只芦花母鸡下的。起初,母亲没发现,见我回到家也不跑出去疯玩,闷着头看小人书,当然也有用新买的小人书和同学交换来的,母亲疑惑地问我哪来这么多小人书,我红了脸,总是支支吾吾搪塞过去。

后来,母亲开始骂那只芦花母鸡,埋怨它能吃不下蛋。正赶上奶奶大病初愈,身子骨虚弱,需要进补,母亲一大早就把那只芦花鸡捉了绑起来,准备杀了炖鸡汤给奶奶补身子。我放学回来,看见母亲正磨刀,她边磨边念叨:“原指望你多下几个蛋,和别的鸡下的一块攒起来,攒到秋后给孩子缴学费,你可好,下不了几个蛋,身子却养得肥嘟嘟的,这下正派上用场……”

我听了良心发现,眼泪都急出来了,赶紧解下绑芦花鸡的绳子,把它放跑了。母亲气哼哼地问我这是干什么,我抹着眼泪承认了错误,说我拿了芦花鸡下的蛋去换小人书来看,央求母亲别冤枉它,别杀芦花鸡,还是留着它下蛋,给我攒学费吧。

母亲见我眼泪鼻涕一大把,于是扔下菜刀,把我揽在怀里说:“好,好,不杀它!你爱看书是好事,可不能偷拿家里的鸡蛋换书呀!记住喽,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去‘偷’,自家的东西也不行!”

往事钩沉

## 那年我们“武装春游”

梁建军

1970年春天,我在并州路小学“戴帽中学”上初中,“深挖洞,广积粮,备战备荒为人民”的标语在街上随处可见,我们也不能置身于外,还进行了野营拉练,至今印象深刻。

学校安排野营拉练,锻炼我们行军和野外生活能力,同学们只要是课外活动就高兴。野营拉练前,老师给我们讲,早年每当春天要组织学生踏青或给烈士扫墓,今年结合战备形势,进行野营拉练,相当于“武装春游”,既是踏青,又是锻炼我们吃苦耐劳的精神。活动要求统一穿绿军衣,蓝裤子,戴绿军帽,腰扎武装带,背上背包,自带水壶干粮。有的同学还安排了带钢种锅(铝锅)、小米、火柴。

回了家,我和父母一说,父母就开始积极筹备。家里只有叔叔给的一个军用水壶,军衣、军帽、武装腰带都是部队用品,家里都没有,商店里也没有卖的,父母就找部队转业同事和到邻居家借,东拼西凑,总算把行头配齐了。衣服穿上松松垮垮的,帽子也大,扎上腰带还精干了一些。

那天,早晨7点到校集合。我们初中5个班一起出发,举着红旗,浩浩荡荡像一条绿色长龙。从桥东街上建设路,一直向北行进。建设路的西面偶有稀稀拉拉的平房,东面光秃秃的,不时有些土丘、土崖,越往北走越荒凉。虽是

乍暖还寒,凉风习习,却是“草色遥看近却无”的景象。

我们那时十四五岁,背包有的是被子,有的是褥子做的,外面都用布裹着,走着走着有的同学的背包就歪歪扭扭的了,还有散了架的。我们从来没走过这么远的路程,到后来同学们一个个头上冒了汗,也不像刚出发时有说有唱的了,腿也越来越沉。我们一直走到牛驼寨一带。到了目的,都是空旷的黄土,沟壑纵横,稍事休息,就埋锅做饭。

每个班都分成几个小组,每个小组一口锅,有的同学找些石块砖头,垒个灶,把锅架起来,有的去找干草、树木枯枝。水打回来了,架起了锅,我们的柴火也拾回来了,就开始点火做饭,就是熬稀饭。用草引着火,再放树枝,放多了,不是压灭火、光冒烟,就是火太大,老师忙个不停,教同学烧火,生怕出了事故。

稀饭熬好了,同学们喝着稀饭,吃着自己带的干粮和菜,男同学看着别人的饭好,就夹着吃一筷子。条件好的同学还带了肉菜,主动让要好的同学分享一点。吃完饭,熄灭火,用土压上,老师对活动进行了点评,我们原路返回。

那次野营拉练,我们一个个累得汗流浹背、脸红扑扑的,但参加了集体活动,享受了美好的春光,还是很高兴的。

岁月留痕

## 父亲留下的票根

王文刚

在一间黑暗潮湿、阴天漏雨的老房里,直到有一年纸糊的顶棚画满了“地图”,父亲一气之下扯下了棚架,露出了黑黢黢的房梁。

后来父母忙着奔波,终于以母亲村里的户口批下一块宅基地。父亲的支出项目就又多起来,石头泥沙,白灰红砖,梁椽门窗,1984年我们终于在宅基地上盖起4间房屋。搬进新屋,父亲便又像那个衔食的雀儿,一点点给屋里添置东西。后来屋里靠墙立了排组合柜,柜中间有了台彩色电视机,家总算越来越敞亮起来。

说起来父亲的工资一直不高,我记得半年用过的存折显示2005年3月的工资为1544元,两年后同月的进账只增加100元,那意味着两年调资就这么多。记得票根中还有2003年供热票根,每平方米5角钱,不大的房子费用118元多,而2004年每平方米就成了2.8元,需要支付600多元。我还在其中发现一张借据,以工资定期偿还,瞬间有些酸楚。

我和父亲的沟通与大多数父子一样,生活的压力他无从诉说,只有在我十几岁身板结实一些时,才默默地分担些生活压力,习惯手里没几个零用钱,对得到的奖励和劳动所得分外珍惜,生活节俭。

我后来从三叔那里知道,当年父亲所在中学的两个班参加中考时,只有7人被师范录取,作为学生会主席的父亲就是其中之一。由于生活的压力,他后来没读师范就参加工作了,多年后却说自己一直后悔当初的决定。父亲有不少爱好,喜欢听戏看戏,唱段晋剧也有模有样。在生活面前,父亲埋头扛着日常供给和琐事,却从来没有想过自己得到些什么。

时过境迁,如今才觉得自己没读懂父亲,甚至没看清父亲的背影。很长一段时间,许飞的歌《父亲写的散文诗》重重击中我,在我脑海单曲循环。父亲留下的那些略微发黄的票根,只言片语,几行数字,也能如报告文学一般折射父亲平凡的一生。



那是父亲留下的几十张票根,连同好些年生活往来的一些收据,都装在一个旧牛皮纸信封中,封存了好多年,无人问津,不知被我放在了哪里。有天想起,不禁有些自责,那是父母养活一家人的见证。

父亲是个粗中有细的男人,干的都是写字记账打算盘之类的活,生活不易,家里的日常开销有进有出,他记个小本本,心里有数。如果不是翻到父亲的留存,我多年也未曾仔细咀嚼过父亲的艰难。

父亲曾在商业部门工作过,按说家里置办些物件不算很难,但因为工资不高,父母一贯省俭,家里什么东西都跟个宝物一样。记得我小时家里只有一辆自行车,父亲怕我折腾坏,从来不让碰。大一些时,父亲买回一辆永久自行车,起初我还很惊喜,后来就老大不高兴,因为二梁明显有一点瑕疵。后来,我慢慢理解了父亲买东西时以稍低价格买处理次品的做法,但我骑车上学、上下班,依然没有释怀。

不当家不知柴米贵。我小时家里生活主要依靠父亲工资,他把日子装在自己的心里,攒一沓工资换几张票据做一件事,最惦记的还是改善一下居住条件。最早我家一直住